

里

許叔平著

乘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新學堂

PDG

序

小說在漢時已稱極盛西京以來大儒多為此體類皆光怪陸離擇言尤雅魏晉六朝踵之作者愈繁修潔亦復可貴厥後唐代叢書大放厥詞間多巨幅放縱不羈殊具奇氣沿及宋元漸流粗率明則自鄮無譏矣至我朝山左蒲留仙先生聊齋誌異出奄有衆長萃列代之菁英一爐冶之其集小說之大成者乎而河間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屬辭比事義蘊畢宣與聊齋異曲同工是皆龍門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嗟呼小說雖小道豈易言哉夫編氓生長窮鄉僻壤耳不聞先聖遺訓而同此秉彝同此好惡歲時伏臘報賽變弄過演忠臣孝子仁人正士無不肅然起敬津津稱嘆者過演權奸忤逆僉壬宵小無不決皆憤憤交口垂罵者甚至演生天成佛及地獄種種變相又無不羨怖交集以為福善禍淫報施不爽而互相勸戒不置者于以見人心好惡之公而秉彝之未泯也其或農功之暇二三野老晚飯杯酒暑則豆棚瓜架寒則地爐活火促膝言歡論今評古窮原竟委影響傳會邪正善惡是非曲直居然鑿鑿可據一時忽婦孺環聽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言者有獲有貶聞者忽喜忽怒事之有無姑不具論而藉此以寓勸懲誰曰不宜予一介腐儒幼習猷畝喜觀變弄又愛聽野老叢談擇其事之近是者編為里藥一書間亦雜以說鬼搜神干寶蘇髯偶爾遊戲姑

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惟筆墨難宣不足供大雅一快豈敢望鼎立於蒲紀二公間哉閱者
不以語怪悖聖見責幸甚幸甚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重九前五日蘭茗館主人自序

說例

一勸懲之書不啻汗牛充棟閱者嫌其老生常談往往覽不終卷輒即欠伸欲睡是書義取勸懲名之曰里藥凡遇耳聞目見可愕可欣之事間亦登之非敢自亂其例蓋欲藉以醒閱者之目也

一餘善餘殃降善降殃皆由於善與不善載於經書者最詳此即說因果之祖也大抵世家大族其先類皆積有厚德予每有所聞即樂而吮墨登之以證因果之說不謬

一士子束髮受書非得科第不能成名而科名得失半由於祖功宗德半由於己身功過每聞科場報應亦必登之所以為有志科名者勸

一神仙有無原屬渺茫說部所載最多茲載林妃雪事謂求仙必先行善可見求仙並非難事特患人不肯多行善事耳至吳真人事吾鄉婦孺皆能言之以孝註名仙籍尤信而可徵願以告世之談道者

一鬼神之德之盛先師曾反復道之是書所載俞壽鶴事真實不虛勾賊殃民冥罰炮烙無已可見陰律嚴而且當梗化者能無寒膽也如神之最靈顯者莫如雷部是書所載較多蚩蚩之氓能不聞而恐懼乎

一說部所載孤仙類多子虛之言是書間登一二皆實有其事以其足以警世也

一說部所載閨閣兒女私情往往刻劃盡致未免有傷風化是書間登一二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至踰牆鑽穴狂蕩苟且之事概不錄焉

一說部所載淫情媒狀類多憑空結撰尤傷心術是書三十六花禪一則以係實事俾少年子弟見之庶知有以自警也

一綠林之徒法所不貸是書間登一二以其所言所行盜也而幾近於道矣封非蕩莠皆有可採閱者當亦以為然也

一吾儒出膺民社聽訟最難如遇人命所關尤當慎而益慎予每聞奇獄輒筆之另為一卷凡為民父母者其留意焉

一述而不作先師且然予每閱叢書秘冊與故老遺編可擴聞見者或為之刪繁就簡或全錄其文亦彙成一卷願公同好必標出作者姓名以不敢掠美也

一粵寇之亂十餘年來生靈塗炭極矣予流離轉徙間關數萬里每有所聞輒筆誌之書成名曰風鶴塗說意留待承平俾輶軒之採擇焉惜武林失陷時其稿散佚幸吾鄉左階訓茂才曾錄有數篇函寄歸予彙成一卷賴其嗜痂之癖助予享帚之珍俾是書如塔合共

亦左君之賜也

一憶予少不更事讀書每信口雌黃喜攻人短既粗學作文始知布局造句起伏照應經營接構甚非易易因復取前書讀之乃不敢妄置一喙事非經過不知其難大抵然也是書倉卒付梓字句間多疵類大雅君子幸賜糾正焉

一近時說部僉推聊齋誌異為巨擘其所紀載類皆孤鬼可憑意造是書多係實事叙次較難憶自癸卯秋試報罷罷耗無聊聽客述伊文敏相國言戲援筆記之厥後歲有所增積久居然成帙乃迄今三十餘年所得僅此良以聞見太隘徵事甚難耳倘天假我以年尚願再撰里剝一書以續其後伏望四海同志遇有可欣可愕足資勸懲之事不吝郵寄大略俾得掇撮成篇幸甚幸甚

里藥總目

卷一

張相國祖

方老宮保

文字竹葉

一文錢

韓文懿公軼事

富翁子

吳生

姑蘇某翁

余徐二公軼事

杭城某翁

左生

雷擊二女

雷擊某氏子

葉孝廉

僵尸

何相國兄弟

傅青主徵君軼事

卷二

陳太封公

劉封公

程太封公

倪封

李封公

葉封翁

黃勤敏公

張叔未先生

姚孝廉

某公分校

鄉場顯報

吾鄉張生

張玉常觀察

余鏡湖太史

甲乙偕試

林妃雪

夜話

吳真人

吳解元子

潘氏祖

卷三

扎拉芬夫婦

仙露

袁姬

風寬

趙乙

絳續生

屍變

小蛇

辣蟲變蛇

灤州儒學蛇

漂陽史仲臯言三事

樵夫某甲

平鄉縣老儒

超勇公軼事

海州四怪

鄭甲

千金亭

員先生

錢弗要

徐霞客

產怪

祝由科

褚祚典

古雛鷺

粵東某甲

卷四

姮兒

附錄宮娃歌
婦吟佳人節

某太史鬼求代

何壽鞠

伊莘農相國言

圓光二則

楚北王某

愛兒

變驛馬

廚媼

元壇

邑人某甲

秦氏婦

某媼

吳明府

陳司馬

林遠村方伯

浙江學使署狐

卷五

摺差

歐公子

虎釣

俞壽霍

蕭狀元

覽社湖蚌珠

怒睛雞

蛇妖

周孝廉妻

產鬼畏織

制軍某公

蟻陣

筮侍御

李泥丸

魚城

某官妾

卷六

吳和甫侍郎軼事

年大將軍

甲與乙為善友

王素芳

素芳說夢

吾鄉某太史

指腹為婿

老圃某翁

產蛇

雷擊某總戎

崔太史

王氏子

雷擊邵伯民

大通余翁

雷擊三則

獵人某

行脚僧

當塗令

金錢李二

九山洞

少年客

劍俠

父子同日合卷

毛甲

戴明府

卷七

某公子

雄黃彈

有外山王

蔣柿姑

活佛

禮部書吏

肇慶府署五異

鬼批縣尉頰

庚午神誅水怪

金毛吼

蜘蛛怪

驪鞍卿

記海鹿門少時事

紀夢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卷八

小衛玠

婉姑

某氏子

媚鄉

清苑縣某氏女

杜有美

守貞

褪殼龜

某令

孫明府

倪公春岩

張船山先生訊盜

張靜山觀察折獄

里藥卷一

蘭茗館主著

張相國祖

兒時在塾。家大人訓之曰。士人讀書。尤宜積德。即以吾邑而論。其先積德愈厚。其後發祥亦愈熾。因言張文端公之封翁。初夢神送一衣冠人至。謂為晉朝王處仲。是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稍長。器宇魁梧。性亦聰慧。十歲忽殤。封翁悲慟綦切。越數年。又夢前衣冠人至。曰。吾周覽天下。福德無如翁家。今再來不復去矣。俄頃公生。言貌舉止。與前無異。故字曰敦復。予小子識之。不敢忘爾。時童穉。不敢請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後聞吾師張子畏觀察寅言。始略知其大概。先是明季。張氏之祖有諸生某公。生二子。俱讀書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計日窘。一日鋤圃種菜。忽見窖藏白鏹充斥。不下百萬。自念書生福薄。驟得鉅貲。何以堪之。遂如舊掩好。將留作善舉。及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荒年。掘以賑饑。爾曹務須善成吾志。倘背吾訓。妄存貪念。子孫不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遵公治命。發圓覘之。信然。遂謁邑令。敬陳遺訓。願出窖救荒。令故賢者。正苦賑濟無術。聞言大喜。自督役親往發之。果得藏鏹百萬。盡以賑饑。所活無算。事竣將為請獎。二子堅辭不受。後某甲早行。見人肩擔

二筐內盛珊瑚青精水晶碑礫之屬。大如杏實。累累如貫珠。不知何物。試問何往。曰。送往張家去也。恭逢國初定鼎。文端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一時兄弟子姪。由私第而躋顯秩者。指不勝屈。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為各色頂戴也。

里藥子曰。聞諸故老言。此次賑饑。皆吾邑教官毘陵趙廣文督其事。絲毫不入私囊。饑民皆沾實惠。彼某甲早行。見人擔二筐送往張家內。另着一小筐。亦盛如杏實各物。問此為何。曰。此送趙教官也者。未幾。其後嗣熊詔果大魁天下。子孫後亦多顯宦云。

方老宮保

家大人又言。吾鄉方恪敏公。生性孝友。封翁以事成邊。卒於戍所。恪敏年甫踰弱冠。聞耗跣足徒行數萬里。至塞外。負父骸骨歸。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遇。官至直隸總督。其子勤襄公。保嚴宮保。猶子來青宮保。先後相繼。均官總督。時人榮之以為恪敏平日存心孝友之報。里藥子曰。易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所積愈厚。則其慶亦愈大且久。吾邑鉅家顯族甚多。然未有如張方兩姓之赫赫者。觀張氏之祖所積之善。宜其科甲至今不絕。且自文端公而後。一脉相傳。六代翰林。潘文恭公筆記載之。謂古今所罕有。至方氏之家。自明初以及今世。顯秩相承。間出文人理學。其先非有盛德。曷克臻此。即恪敏公孝友一節。已可畧見大概矣。

文字竹葉

廣東某寺。一老衲。貧苦清修。持戒甚嚴。嘗暑月有遊方道士。日暮來求寄宿。僧曰。無論荒利。湫隘。不足辱鶴馭。即仙師不棄。而此地惡蚊甚多。最人最毒。往往有受創潰腐。而不能瘥者。貧僧僅一敝布幃。別無以應客。可若何。道士曰。倘師慈悲。肯假一袈裟。地暫容棲止。得避虎狼幸矣。他非所慮。僧以其言懇切。遂願讓已榻。款客。道士謝曰。蒙師見留。受惠已多。何忍迫師露宿。致飽蚊吻。僧曰。師行路甚憊。非幃不得安寢。不必過讓。彼此推遜久之。道士乃宿。僧榻。僧竟夕亦幸不為蚊所阮。心竊訝之。詰旦道士起。謝曰。昨蒙假榻。感不敢忘。然師夜間得毋受創不。僧曰。幸託仙庇。夜間竟無一蚊。不知何故。道士笑曰。緣感慈悲。畧用小術。將蚊盡驅於後園竹葉上矣。師須切記。凡蚊所棲之葉。已化文字。皆可避蚊。慎勿輕視。僧異而趨驗。果見園竹數百竿。葉上各栖一蚊。俱化文字。大喜出謝。道士不知何往。蓋仙人也。從此遂無蚊患。後遠近好事者。聞竹葉能避蚊。爭購求之。每葉錢數十文。不逾年。園竹為空。僧由是致富。爰大庀材。祇修蘭若。居然金碧莊嚴矣。吁。向非老僧一念慈悲。安能幸締仙緣。為我佛之光哉。

里蔡子曰。常州湯貞隱公。雨生先生。貽汾宦粵時。聞有此葉。特造其寺。求之不得。心殊悵悵。

歸途暫憩村塾。與塾師言及師云。向與僧善。曾得數十片。為人攫奪殆盡。今存無幾。請分餽二葉。公喜。如獲異寶。一贈友人。一用頗黎二片。將葉夾其中。四圍鑲以紫檀。葉上文字。固係篆體。亦于葉旁署款。篆書甲申春日雨生六字。配之以篆體兩面一致。俾把玩者。泯其反正之迹。公心靈巧。凡日用什物。無不精妙。即此可見。嘗餉予於獅子窟別業。出以見示。並述其緣起如此。

一文錢

一文錢者。姑蘇布店也。初徽商甲乙二人合夥。挾重貲至蘇貿易。各昵一姬。不吝揮霍。兩姬固奇女子。嘗半夜無人時。謂二人曰。從古勾欄中。鴉娼無好相識。有錢則奉為上賓。無錢即標諸門外。比比皆然。日來窺二君囊金漸次蕭索。君等挾重貲肯鄉里為權子母。今為妾等耗費殆盡。脫不早為計。其何面目歸見家人。願熟思之。甲乙亦以為然。以戀戀不忍割愛。苟且安之。鴉娼每有所求。必百方謀畫。以厭其欲。無何典質既罄。遽為鴉娼齒冷。將下逐客之令。兩姬曰。何如君等不聽妾言。早知有今日矣。妾等不幸。身墮下流。實非所願。蒙君等割臂要盟。刻銘心髓。觀二君意氣。不過暫時落莫。必不久困。不如暫歌別鶴。努力以圖恢復。妾等當誓死待踐昔約。報君有日矣。各餽白金五十兩。趣令早去。甲乙無可如何。不得已受金揮

淚而別。時歲將暮。二人姑就酒壚對酌禦寒。並市饘餲寒具等物充饑。心緒煩冤。飲罷忘攜。餽金歸寓始覺。急覓不得。逆旅主人促索稅貲。勉強典衣以應。行李一空。二人計窮。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刹。取過兩姬之門。避道而行。會除日薄暮。二人拾得枯枝。就地燃火。相對款戲。甲於腰囊摸得一錢。擲地歎曰。重貲散盡。留此一錢何益。不如拋去。乙忽心動。急拾取曰。此碩果也。天幸留此一脈生機。安知非剝極而復之兆。遽攜錢出曰。君姑待之。我自有計。甲莫喻其意。少頃乙歸。手攜竹片草莖敗紙雞鴨毛等物。甲問何為。乙笑出麵粉。索水調漿。就地火光中。將草纏竹片上。蒙以敗紙。又偏黏雞鴨毛。畀甲視之。宛然各種禽鳥。甲曰。君處此愁城。尚何作此兒戲。乙但笑而不言。竟夕約成二三百具。平明以半付甲。邀同至元妙觀。自有料理。甲姑與俱往。觀為姑蘇遊觀之藪。春日尤盛。比至觀。士女雲集。婦女見甲乙所攜禽鳥。以為酷肖。爭來購買。頃刻俱盡。每具十數錢。共計五十有奇。甲至是始歎乙心思靈巧。樂不可支。因問一錢何用。曰。竹片草莖敗紙雞鴨毛等物。皆係拾諸市上。以一錢市麵粉。豈不愜數所用耶。相與大笑。自是購添彩色紙張。雜雞鴨毛。以肖人物花草等狀。兩人夜間分製。日至觀求售。自春徂夏。纔百日。計斂錢三千餘緡矣。因變計居積貨物。往死不利。不兩年。積貲數萬。遂于閭門開設布店。大書一文錢三字榜于門。誌不忘所自也。乃各具千金。為兩姬脫

籍姬各出私蓄相助經營。不數年財雄一方。爰遣人至徽迎取眷屬。兩家相約。世為婚姻。迄今二百有餘歲矣。閨門外泰伯廟前一文錢三金字。大如烤姥。猶煌煌照人目云。

韓文懿公軼事

韓文懿公。英貌寢陋。而髯叢如蠟。年逾四十。甫領鄉薦。計偕北上。膏沐無貲。襆被徒行。嘗日暮失路。寄宿人簷下。少間。一叟籠燭至。見問誰何。公具告邦族。叟瞿然曰。是慕廬先生也耶。老朽向讀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臨。褻慢勿罪。公嫌詞致謝。叟叩門肅客入。為具酒食。款洽甚恭。就廳西偏設榻。請公安寢。叟入公甫就寢。廳上故供祖先木主。殘燈尚明。時正月中旬。燈節初過。月明如晝。忽聞窻窸作聲。一女從門隙入。靚粧高髻。徑至祖先案前。伏地跽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由門隙入內。公知有異。悄起于爐下。摸得一物。就燈下諦視。形類篋絲。上纏紅線一縷。腥臭刺鼻。乃攜壓枕下。倚枕假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窻窸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相將至祖先前。伏地交拜。前女起。索爐下物。不得。意甚惶急。後女立侍良久。復由門隙入內。女便至榻前。問曰。頃爐下一物。公見之否。公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為者。女曰。實告公。妾非人。乃縊鬼也。合于今夕。得替投生。非此物無以為信。乞公憐而賜還為幸。公拈髯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汝之生。而不揀人之死。物